



文学唱响西辽河

●于洪君

开鲁是浸润在文明肌理中的文化大县。这里地处西辽河流域核心地带,作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起源格局中的重要节点。移民文化的坚韧、农耕文化的厚重与游牧文化的豪迈在此交织共生,蒙古族的长调与汉族的民谣婉转相融,马头琴的悠扬与犁铧的铿锵共振共鸣,多民族聚集碰撞出独有的文化音符。革命英雄麦新的红色记忆浸润着代代传唱的歌谣,热血与信仰在岁月中沉淀为不朽的精神标识。而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正以笔墨为舟,以心血为桨,吟唱着西辽河畔跨越千年的文化传奇与新时代的奋进之歌。

辽河源起续薪火,多元共生润文心

西辽河的文化曙光自八千年前延续至今,从“华夏第一村”兴隆洼的聚落秩序到牛河梁遗址的祭坛、积石冢所彰显的礼仪规制,从红山文化的玉器雕琢到契丹辽文化的诗文传承,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如西辽河水般绵延不绝,为开鲁文学注入了不竭的精神滋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高洪波、苏星、李小白等文化名人从这片沃土走出,以文字为媒,让西辽河的草木清香、风土人情飘向全国,为开鲁文学播下茁壮的种子。90年代后,方纲、王才、侯凤义等老作家接续发力,尤以著作等身的方纲先生为精神旗帜——他集文学创作、书法艺术、金学研究及麦新红色文化发掘于一身,既深耕本土文化沃土,又从西辽河传说与民间故事,又以开阔视野引领一批中青年作家跻身自治区乃至全国文坛,催生了备受学界瞩目的“开鲁文学现象”,让开鲁文学成为西辽河文化版图上的亮眼标识。

近年来,开鲁县文联以组织重构激活文脉传承的内生动力,重组各文艺家协会、重建作家协会,搭建起“老带新、强扶弱”的创作梯队,让文脉传承有了坚实的支撑。老作家笔耕不辍,以岁月沉淀的笔触书写人生感悟与时代变迁,字里行间满是对这片土地的赤诚。中青年作家崭露头角,以新锐视角捕捉乡土新貌与文化脉动,用灵动笔墨诠释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作品频频亮相《人民日报》《诗刊》《星星诗刊》等全国各大文学刊物,斩获各级各类奖项无数。这种薪火相传的文学传承,延续了西辽河流域“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基因,让各民族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相互滋养、彼此成就,在笔墨流转间凝聚起共同的文化认同,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采风扎根接地气,文明探源赋新篇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扎根大地、贴近民心,在于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最鲜活的养分。自2020年起,开鲁县文联发起“开鲁作家采风行”活动,以“紧抓西辽河文化脉络”为核心,组织作家深入村屯田间、特色产业基地、红色教育阵地,在家长里短的民生故事中挖掘创作灵感,在泥土芬芳的乡土气息中汲取文化养分,让文学创作真正接上“地气”、充满“人气”。

保安农场里,90后新农人庄小媛放弃都市繁华与优厚待遇,和家人一起承包500亩果树基地,用青春汗水浇灌出漫山繁花,用现代理念激活乡村产业。作家徐玉兰深受触动,创作纪实文学《庄小媛的农家院》。西辽河畔的夕照与四季流转的花果,在文字中交织成新时代乡村的幸福图景,被多家媒体和微信平台转发,读者留言称赞“平凡质朴的语调里,藏着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透着多民族共同奋斗的温暖底色”;小街集镇的中药材种植基地,科研人员与农牧民并肩作战,在科尔沁沙地书写着“点沙成金”的奇迹,齐润艳为这份坚韧与坚守所震撼,写下诗歌《羊草小镇》,发表于《散文诗》杂志,让沙地变绿洲的奋斗故事传遍文坛;吉日嘎嘎吐镇的乡音乡愁、炊烟牧歌,化作秦非非饱含深情的《我的家乡吉日嘎嘎吐(组诗)》,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土的眷恋;麦新镇、黑龙坝镇的红色传说与民间故事,经曾烟、文润的细致发掘与精心整理,成为传承革命精神、延续文化记忆的文学载体,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2023年,作为采风活动的延伸与升级,内蒙古作家协会2023年度文学志愿服务重点扶持项目——“文学点亮西辽河”系列活动正式开启。志愿服务者与开鲁作家一同走进哈民遗址,触摸新石器时代的房址、墓葬与陶器,那些破碎的陶片上仍残留着文明的温度,让作家们直观感受“唯玉为葬”的古老礼仪文化与多民族先民交往交流的历史印记。探访孝庄园,在青砖黛瓦间探寻蒙古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脉络,在历史遗存中读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农民诗人许海民感慨:“这样的采风活动让我近距离触摸到西辽河的文脉,那些沉睡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碰撞,让我有了用不完的创作激情,也更明白自己的笔要为这片土地、为各族乡亲而写”。活动结束后,开鲁县文联组织作家们走进田间地头,为各族乡亲而写”。活动结束后,开鲁县文联组织作家们走进田间地头,为各族乡亲而写”。活动结束后,开鲁县文联组织作家们走进田间地头,为各族乡亲而写”。

《通辽日报》副刊以专版形式推出,《星星诗刊》《草原》等核心文学期刊相继刊发相关创作。开鲁文学由此成为展现西辽河文化“担当奉献”精神的生动窗口——作家们用笔墨记录沙地治理的坚韧、乡村振兴的蜕变、多民族共居的和谐,让西辽河文化在当代实践中焕发新生,更以文学为桥,将个人情感、地域文化与民族大义相连,铸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艺立奖树标杆,北疆放歌向全国

以文立心,以奖励人,以品牌聚合,开鲁文学在坚守与创新中铸就鲜明标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开鲁县文联坚守“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经县委、县政府批准设立“西辽河文艺奖”,2023年首届颁奖典礼的举办,为40余位深耕本土、成绩斐然的作者加冕,成为开鲁文学品牌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方纲先生在获奖感言中深情坦言:“这个奖项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意味着责任与使命,西辽河滋养了我的创作,我将以余生更大的激情参与开鲁文学创作中,和年轻作家们一起走得更远、写得更好,让西辽河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而卓越奖颁奖辞则精准诠释了开鲁作家的精神追求——“他们紧贴开鲁这片热土,热爱西辽河的草木气息,用手中的笔雕刻时光的印记,书写人民的心声,他们的作品走出了开鲁,走出了草原,走向全国,成为开鲁文艺创作的中流砥柱,更成为西辽河文化的鲜活代言人”。

奖项的设立与品牌的打造,进一步激活了开鲁文学的创作热潮,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方纲、燕南飞、曾烟、王玉玲先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0余人加入中国诗歌学会、内蒙古作家协会,一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创作梯队日趋成熟。燕南飞的诗集《科尔沁笔记》入选科尔沁文化精品扶持项目,《蒙古马传奇》列入2023年内蒙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作项目,方纲与燕南飞合作的长诗《西辽河长歌》入选通辽市“两个打造”暨“五个一工程”孵化项目。文润长篇小说《神树街》获县委、县政府重点扶持出版。一批标志性作品成为开鲁文学的闪亮名片,让西辽河文化以文学形式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全县作家累计斩获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等各级部门主办的奖项200余次,燕南飞摘得阿来诗歌奖一等奖,授奖辞盛赞其“从西辽河的神奇风物中,构建出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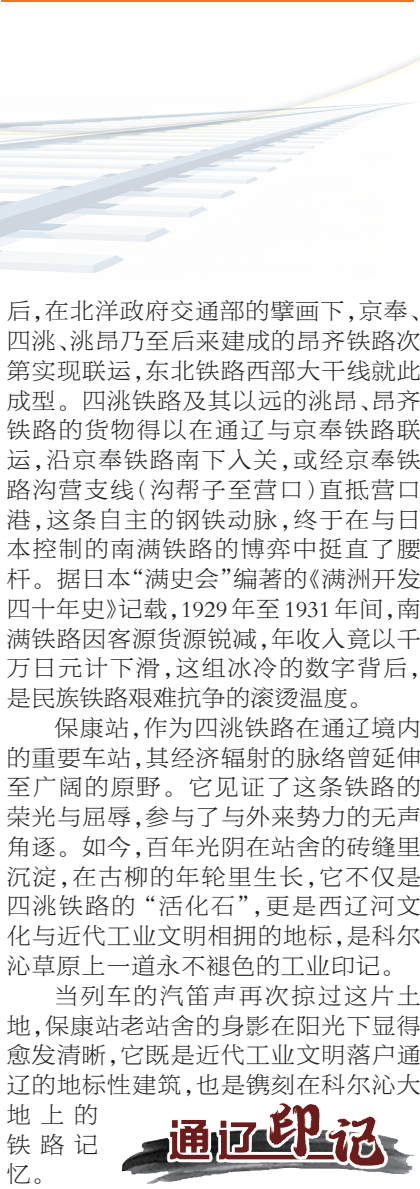
寻根意味的精神原乡,为‘天下游子’重返心灵家园找到了诗性途径,这份荣誉不仅是个人的成就,更是西辽河文化的荣光。曾烟的组诗《鹤的一生》被《诗刊》重点推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郑冬评价其“传递着内蒙古大地的民间传统与民间精神,用朴素的诗心温暖人心、联结大地”,恰是开鲁作家扎根乡土、情系民生的生动写照。王玉玲以义合沙拉为创作底色的作品频频亮相国内大刊,作家任志鸿在评论中称其“带着独特的‘义和沙拉特质’,在地域文化与精神探索中形成了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让西辽河畔的小村落成为文学世界里的独特风景。

为系统展现开鲁文学近年来的创作成就,县文联先后选编《放歌西辽河——开鲁十年文学作品选》《回眸西辽河(开鲁文学2023——2024双年选)》两部作品集,从海量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优中选优,为读者呈现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的文学读本,也为西辽河文化留存了珍贵的时代记录。如今,开鲁文学已成为西辽河文化的鲜明标识,更成为西辽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既承载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记忆,彰显着红色基因与时代精神的传承延续,让西辽河文化的千年回响与新时代的奋斗之歌同频共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浩瀚星空中绽放出独特光芒。

从辽河之畔的田埂地头到草原内外的文学殿堂,从北疆大地的文化沃土到全国文坛的广阔舞台,开鲁文学正以独特的地域魅力与精神张力走出内蒙古、走向全国,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文学实践。它生动证明,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唯有深深扎根地域文明沃土,深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个人创作融入时代发展、民族复兴的洪流,才能让文学之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开鲁文学的故事还在继续,西辽河的歌声愈发嘹亮,他们将继续以笔墨为翼,承载着西辽河文化的精髓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作者系开鲁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



四洮铁路上的保康站

●刘科

当“四洮铁路”这个名字在现代交通图上悄然隐去,它曾经在通辽大地上刻下的辙痕,却从未真正褪色。这条高于时光的第一条铁路,像一条隐于时光的绸带,由四郑(四平街至郑家屯)、郑洮(郑家屯至洮南)、郑通(郑家屯至通辽)三段接轨而成。这条在亘古荒原上诞生的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四洮铁路,自1917年4月15日破土动工,至1923年11月11日贯通,在辽北大地上蜿蜒伸展了六个春秋。后来,在日伪统治时期的1934年,四洮与洮昂、昂齐铁路相拥,化作平齐铁路的一段历史记忆。而今,四洮铁路早已融入在现代通辽铁路人的口中的平齐铁路,它被通辽铁路人分别以南平齐与北平齐称呼之,在铁路调度指挥机关的调度台前仍然延续着温暖的脉动。

保康站,便是这条百年铁路上一颗蒙尘却依旧温润的明珠。1923年,当它以“衙门台站”的名义在这片土地上扎根时,620平方米的站舍便成了工业文明写给科尔沁草原的第一封书信。1936年的8月9日,它更名为“保康站”。从此,保康这两个字便如烙印般,随着铁轨的震颤和蒸汽机车的轰鸣,融入了岁月的肌理。如今,伴随着百年时光的流转,它已是四洮铁路线上唯一的一座保存完好的老站舍,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在千里铁道上守护着百年铁道的风霜雨雪。

这颗明珠的重现,带着几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传奇。当平齐铁路在新世纪的电气化改造中,沿线的老站舍如风中残烛般渐次消逝,人们几乎以为,那段与铁轨共生的岁月已无迹可寻。直到2024年开始的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的春风拂过,通辽车务段党委组织科长王志宏女士的一句关于保康站百年水塔与古柳的低语,才为寻觅者点亮了一盏灯。

2024年6月一个微风拂面的日子,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文物普查核查组成员的脚步踏上了科左中旗的土地,来到了这座近代工业文明落户科尔沁草原的成果保康车站。在考察过那座见证了蒸汽时代的百年水塔后,目光投向新站舍南侧那棵被传说缠绕的百年古柳时,树下一排排带着民国风骨的建筑忽然撞入眼帘。门楣上,“保康”二字在时光的打磨下依然清晰,像久别重逢的故人,在光影里轻轻颌首。站长的话语解开了谜底——2014年至2019年的平齐铁路电气化改造中,新站舍在老站舍的北侧崛起,而这老站舍,竟被小心翼翼地留下来,唯有屋顶的彩钢瓦,展示了些许现代建筑的痕迹。

于是,保康站便成了四洮铁路遗存的集大成者:百年前的老站舍、蒸汽

老哈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古称乌侯秦水,契丹时期称为“土河”,元朝开始用蒙语“老哈沐沁”的称呼,清代至今称为老哈河,沿岸群众称之为“老河”。老哈河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县西北柳溪满族乡七老图山脉的马孟山下,它不是一泉发源,也不是一流泄出,而是无数条小溪从一面坡,一片草,一丛白桦树底渗出。由此可见,老哈河的源头,在马孟山真是无处不在,万源同聚。老哈河汇合山中从四面八方渗出的水流,唱着歌儿、迈着潺潺的脚步跑出了大山。

老哈河向东北流经赤峰市的宁城县,再沿着赤峰东南部与辽宁建平县的边界,进入通辽市奈曼旗。

仿佛是要奔赴一场千年的约会,老哈河在奈曼旗不再涓涓缠绵,而是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时而狂野地奔跑,时而像温柔地散步,时而婀娜地舞蹈,如同马头琴的银弦,淙淙流淌,欢快跳跃,在奈曼旗的草原上滋润着萋萋芳草,催开了簇簇鲜花。在草原上流淌了62.5公里后,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相会后,承载着奈曼旗无尽的历史积淀,衍生了无数动人的传说。

老哈河流域人类文明历史悠久,创造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就曾生活在老哈河河畔。无论是红山文化时期还是春秋战国时期,山戎、东胡等古代先民在这里生息,但凡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的民族,几乎都有着传奇般的起源。经过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融入了每个族人的血液,成为这个民族最重要的精神信仰,最有名的传说就是契丹的起源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一位骑着雄健白马、云游四方的神人行至此处,被眼前这片莽莽草原所吸引,他松开缰绳,信马由缰,沿土河(老哈河)从上游顺河而行。一位久居深宫的天女,耐不住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决定降临人间。她坐上青牛车,从“平地松林”沿潢水顺流而下,欣赏人间美景。一路陶醉的神人与天女,在两河汇合的木叶山,出现在彼此的视线中,美景、佳人……二人一见钟情,于是结为夫妻,放开马缰,卸下牛车,就在这片山前草原上定居下来。神人和天女共生育了八个孩子,这八个孩子各自繁衍,最终壮大成为契丹的八个部落。

神人与天女的相遇,青牛与白马的传说,最初是在契丹族内口耳相传的,后来被整理成文字并保留了下来。契丹族人对此深信不疑。每有军事活动或是春秋的祭祀,必用白马青牛作祭品,以此表达对祖先的敬意,这一习俗一直流传到现在。辽太祖阿保机建国后,还在木叶山修建了始祖庙,“奇首可汗(传说中的神人)在南庙,可敦(天女)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每年按时供奉;而在战争之前,契丹人也必定在这里祭祀祖先,祈求保佑。

在文学作品中,老哈河出现在苏颂的诗歌中——
过土河
[宋]苏颂
长叫山旁一水源,
北流迤迤势倾奔。
秋来注雨瀟瀟野,
冬后层冰度轳辘。
百草悠悠千崢嶸,
青烟袅袅数家村,
终朝跋涉无休歇,
遥指邮亭日已昏。

苏颂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与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同登进士及第后,一生从政五十余载,苏颂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史学家,还是一位鲜为人知的科学家,他曾经两次使辽,虽然不清楚他是不是从奈曼旗这里的“土河”经过,但是老哈河两岸美景却跃然于纸上。

一个稻花飘香的季节,我来到了苇莲苏乡西奈曼营子村。老哈河就是从这里流入奈曼旗。站在河边,我一边唱着“老哈河水长又长,岸边的骏马拖着缰,美丽的姑娘诺恩吉雅,出嫁到遥远的他乡……”,一边掀起清澈的河水,零距离地感受着奈曼旗的这条母亲河。这一处河段水深不深,河面也不算宽,大约有四五米的样子。昔日奔腾咆哮的老哈河此时河水缓缓地、温柔地流淌,河水润泽了两岸肥沃的土地,而这里生产的大米早已成为奈曼旗的一张名片。

诺恩吉雅传说,描述了诺恩吉雅传奇的经历与老哈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诺恩吉雅的父亲——奇木楚克道尔吉,是清代奈曼王府第十一任王爷奇木楚克扎布的亲弟弟。自幼生长在科尔沁沙地与草原上的诺恩吉雅,天真烂漫,充满童真。她追逐潺潺的小溪,热恋碧绿的草地,拥抱金色的太阳,在浓重的草原气息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光。时光荏苒,诺恩吉雅长成了婷婷玉立的大姑娘,娇羞的红晕映在脸上,犹如含苞待放的桃花。

当时,各辖区旗公署官员总频繁聚会。聚会期间,诺恩吉雅的父亲奇木楚克道尔吉看中了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王爺布仁巴特尔的长子包德毕力格,便想把诺恩吉雅许配给他,于是便促成了这门婚事。在充满蒙古族婚俗气氛的送亲迎娶盛典中,诺恩吉雅远离故土,远嫁到锡林郭勒。

春来秋往,蝉鸣鸟唱,风声雨声伴着河流的水声,激荡悠长。久别故乡的诺恩吉雅遏制不住思乡的情感,曾无数次地爬上高耸的山峰,遥望着东方,呼唤家乡,呼唤故乡……《诺恩吉雅》之歌,是民间根据这一史实创作出来的,最初始传于奈曼旗老哈河一带,后广为流传于内蒙古草原。诺恩吉雅是草原民族质朴美丽的化身,诺恩吉雅的故事因而被人们用沉浸着思念优美抒情的曲调进行传颂,从古至今。

今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的四十八顷村,地处老哈河南岸,相对于白音套海苏木多地老哈河北岸来说,四十八顷村属于一块“飞地”。至于这块“飞地”的来源,人们传说是由奈曼王府嫁女儿到翁牛特王府儿子时陪嫁的牛犊子羊羔子牧地。据传说奈曼旗第十二任扎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任职约四整年,那么,他出嫁女儿是在那一年?综合分析传说中的故事,初步定位奈曼王府是在同治六年(1867年)出嫁的女儿,并且划拨陪嫁了今四十八顷村的土地。王爷的女儿出嫁的时间与传说中的诺恩吉雅的年代相近,只不过出嫁的地点不一致。如今,诺恩吉雅已经是奈曼旗蒙古族人民热爱家乡、思念家乡的象征,成为远离家乡的游子们的精神象征。

站在老哈河岸边,仿佛看到母亲的性格。虽然岁月苍老,但却精神依旧,总是那样坚强,那样地生生不息,从沙浆汇成溪流,由溪流聚成小溪,由小溪变成大河。奔海无疆,一路向东,在1430公里的流域上绵绵不绝,散发着勃勃生机。

风物

